

“悦读经典·名家名译”

英伦经典插画本

理智与情感

[英] 简·奥斯丁 著 孙致礼 译

Sense and Sensibility



“与莎士比亚平起平坐”的作家 简·奥斯丁 代表作



《傲慢与偏见》姊妹篇

知名翻译家孙致礼 权威译本

超越时代与国别 不可不读的爱情经典

在所有伟大的作家中，奥斯丁的伟大是最难在一瞬间把握的。

——弗吉尼亚·伍尔夫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ANG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Jane Austen

“悦读经典·名家名译”

理智与情感

〔英〕简·奥斯丁 著 孙致礼 译

Sense and Sensibility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理智与情感 / (英) 奥斯丁 (Austen, J.) 著; 孙致礼译. —
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(悦读经典·名家名译)

书名原文: Sense and Sensibility

ISBN 978-7-5399-9265-5

I. ①理… II. ①奥…②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
近代 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93207 号

书 名	理智与情感
著 者	[英] 简·奥斯丁
译 者	孙致礼
责任编辑	孙 茜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0.125
字 数	255 千字
版 次	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9265-5
定 价	28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CONTENTS

目录

译序	/ 1
第一卷	/ 8
第二卷	/ 123
第三卷	/ 220

译序

简·奥斯丁发表的第一部小说《理智与情感》，其初稿是1796年写成的书信体小说《埃丽诺与玛丽安》；而作者将《埃丽诺与玛丽安》改写成《理智与情感》，则是1797年11月的事。此后十余年，《理智与情感》变得无声无息，直至1811年3月，奥斯丁在书信中透露，她在伦敦看该书的校样。该书于当年10月30日出版，封面注明：“一部三卷小说 / 一位女士著 / 1811年”。10月31日的《记事晨报》上发布了该书的第一个广告，称其为“某女士的一部新小说”。11月7日，该书被誉为“一部杰出的小说”。11月28日，该书变成“A女士的一部有趣的小说”——比“某女士”进了一步，该广告亮出了作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A。这似乎是《理智与情感》的最后一个广告。

《理智与情感》定价为15先令一册，虽然印数不是很多（一说750册，一说1000册），但是作者于1813年7月3日写道：“《理智与情感》每一册都卖出去了，除版权之外（如果那还有什么价值的话），给我带来140镑收入。”同年10月，《理智与情感》出了第二版。

从写作和出版年代来看,《理智与情感》和《傲慢与偏见》是一前一后创作、一前一后发表的,因而在格调上十分接近,很像一对孪生姐妹,几乎同样富于幽默情趣。两者不同的是,《傲慢与偏见》只有一个女主角,《理智与情感》却有两个女主角,小说以那姐妹俩曲折复杂的婚事风波为主线,通过“理智与情感”的幽默对比,提出了道德与行为的规范问题。

姐姐埃丽诺是个“感情强烈”而又“头脑冷静”的年轻姑娘。她在选择对象时,不重仪表而讲人品,爱上了为人坦率热忱的爱德华。后来发现爱德华早已同露西订有婚约,她尽管极为伤心,却能竭力克制自己,交际应酬,行若无事。最后,爱德华相继遭到母亲和露西的遗弃,埃丽诺对他依然一往情深,终于与他结为终身伴侣,获得了真正的爱情。同埃丽诺适成对照的,是妹妹玛丽安。她虽然聪明灵慧,但过于多情善感,对爱情抱着富有浪漫色彩的幻想,一心要嫁个“人品出众,风度迷人”的如意郎君。三十五岁的布兰登上校对她表示好感时,她觉得他太老了,因而不屑一顾。随后,她意外地遇见了“风度翩翩”的轻薄公子威洛比,当即陷入热恋之中。不久被对方抛弃,她又悲痛欲绝,自我作践,差一点丢掉性命。沉痛的教训,姐姐的榜样,使她终于变得理智起来,最后还是嫁给了一直倾心于她而最没有浪漫色彩的布兰登上校。显然,作者通过这般对照描写,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:人不能感情用事,感情应该受到理智的制约。

如果说玛丽安是吃了“感情有余、理智不足”的亏,那么,书中还有一伙人则是走了另外一个极端。这伙人在感情上可以说是一贫如洗,在“理智”上却相当“富有”。他们一个个不是冷漠自私,便

是冷酷无情，为人行事总是机关算尽，貌似很有理智，实则满脑子歪门邪道，往往搞得自相矛盾，荒诞至极。约翰·达什伍德与埃丽诺姊妹本是同父异母兄妹，父亲临终时把全部家产都交给了他，嘱托他好生照应继母和三个妹妹。他当场也满口应承，并且慨然决定给每个妹妹再补贴一千镑收入。可是一回到家，经过比他“更狭隘、更自私”的妻子以“理”相劝，他又变了卦，对寡母和妹妹不但分文不给，还把她们挤出她们长期居住的诺兰庄园。约翰的岳母费拉斯太太为长子爱德华物色了一门贵亲，爱德华不从，偏要与出身低贱的露西结婚。费拉斯太太气急败坏，剥夺了他的财产继承权，并且把他撵出了家门，扬言一辈子不让他有出头之日。约翰·达什伍德和费拉斯太太，一个要财产不要兄妹情，一个要门第不要母子情，同是利令智昏，令人鄙夷。

威洛比和露西是两个无独有偶的反派角色。从表面上看，他们两人都有强烈的“情感”，不过他们的情感是虚假的，内心极度冷酷与自私。威洛比从小养成了游手好闲、放荡不羁的恶习。他先是玩弄了布兰登上校的养女伊丽莎白，等她怀孕后又无情地将她遗弃。后来，他抱着同样的目的，恋上了玛丽安，与她卷入了一场“真正的爱情”。然而，一想到玛丽安没有财产供他挥霍，便又同样无情地抛弃了她，而与一位富家小姐结了婚。婚后得不到应有的幸福，他又可怜巴巴地企图再找玛丽安重温旧情。露西是个自私、狡诈的女人，她先是与爱德华订婚，爱德华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之后，她转而去勾引爱德华的弟弟罗伯特·费拉斯。两人臭味相投，一拍即合。而结婚之后，她又在费拉斯太太面前“装作低三下四的样子，一再对罗伯特的罪过引咎自责，对她自己受到的苛刻待遇表

示感激，最后终于受到了费拉斯太太的赏识”。显而易见，简·奥斯丁塑造威洛比和露西这样两个典型，是想告诫无辜的世人，不要误上那些貌似多情、实则多诈的小人的当。

在简·奥斯丁看来，感情用事的人尽管显得十分滑稽可笑，但只要心地善良，待人热诚，总比机关算尽的势利之徒要强百倍。这可以詹宁斯太太为例。作为书中最滑稽可笑的一个角色，她最初给人的印象是缺乏教养，粗俗不堪。她自恃嗅觉灵敏，“善于发现儿女私情”，其实是满脑子错觉，为此曾引起埃丽诺和玛丽安的反感。可是，随着小说的发展，读者发现：詹宁斯太太不仅热情无私，而且具有强烈的是非感。别看她平时有口无心，尽闹笑话，但是到了节骨眼上，她却丝毫不糊涂。她见到费拉斯太太母女为金钱和门第而歇斯底里大发作时，颇为愤慨，毅然说道：“她们两人我一个也不可怜。”最后，她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埃丽诺姐妹俩的信任和尊重。

简·奥斯丁写喜剧从不做正面说教。她的拿手好戏是讽刺。综观《理智与情感》全书，她的讽刺主要采取了两种艺术手法，一是滑稽模仿，二是反讽，两者相辅相成，相映成趣，经常使读者发出“启人深思的笑”。在小说的前半部，作者以略带夸张的讽刺笔调，对玛丽安的伤感作了多次滑稽描写，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一次，玛丽安听爱德华吟诵考柏的诗，事后她对母亲说：“我要是爱他的话，听他那样索然乏味地念书，我的心都要碎成八瓣了。妈妈，我世面见得越多，越觉得我一辈子也见不到一个我会真心爱恋的男人。”离别诺兰庄园的头天夜里，她一边在房前独自徘徊，一边向那“幸福的家园”和“熟悉的树木”挥泪“话别”。后来，她来到了克

利夫兰，独自登高远眺，“在这极其难得而又无比痛苦的时刻，她不禁悲喜交集，热泪夺眶而出”。吟诗时“激动得发狂”，赏景时达到“如醉如痴”，开心时能够得意忘形，悲伤时可以肝肠寸断，这既是对玛丽安的辛辣讽刺，也是对感伤派小说的无情嘲弄，这就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思想内容。

 反讽的笔墨，小说里更是俯拾即是。这不仅见诸于某些人物的喜剧性格，不仅见诸于对情节的喜剧性处理，而且融汇在故事的整个构思里。玛丽安最早断定，布兰登上校“年老体衰”，根本“没有资格考虑结婚”，可后来的事实却恰恰是她自己做了布兰登太太。再看露西，她先前是那样鄙夷罗伯特·费拉斯，说他“傻乎乎的，是个十足的花花公子”，可是她最后又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他。而费拉斯太太呢，她一听说爱德华要娶露西为妻，便勃然大怒，立即导演了一场剥夺财产继承权的闹剧。可是，当后来罗伯特秘密娶了露西时，她非但没有惩罚他，反而对他慷慨资助，甚至把露西视为“掌上明珠”，而把财产和出身都胜她一筹的大儿媳埃丽诺当作“不速之客”。在简·奥斯丁的笔下，现实就是这么恶作剧，喜欢对世人的判断、愿望和行动进行嘲讽。

 《理智与情感》里有几个妙趣横生的戏剧性场面，历来为评论家所津津乐道，被称为简·奥斯丁绝妙的讽刺章节。第一卷第二章，约翰·达什伍德夫妇在谈论要不要资助继母和三个妹妹，一个强词夺理，一个言听计从，短短一席对话，两个冷漠自私的守财奴形象跃然纸上。第二卷第十二章，这对夫妇破例宴请约翰·米德尔顿夫妇，“这里没有出现别的贫乏，只有谈话是贫乏的”，作者仅仅抓住区区两个小话题，便把书中几乎所有女性的弱点暴露得淋

漓尽致。

简·奥斯丁写小说，她的最大乐趣或许是创造人物。她塑造人物形象，一不靠抽象的外貌描写，二不靠精细的内心刻画，她只是借助生动的对话和有趣的情节，就能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。因此，英国著名作家E. M. 福斯特称简·奥斯丁的人物是“圆的”立体，而不是“扁的”平面。《理智与情感》里塑造了近二十个有闲阶级的男士、夫人和小姐，且不说前面提到的主要人物，一个个莫不是精雕细刻，活灵活现，即使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，也写得有血有肉。露西的姐姐斯蒂尔小姐，长到二十九岁还没找到婆家，于是只好从别人的取笑中寻求点精神安慰。一次，人们拿戴维斯博士开她的玩笑，她一时得意忘形，“装出认真的样子”求詹宁斯太太替她“辟谣”，而詹宁斯太太完全理解她的心意，“当即向她保证说：她当然不会辟谣。斯蒂尔小姐听了心里简直乐开了花”。寥寥数语，活现出一个单相思小姐的可怜形象。有时，简·奥斯丁喜欢在对话和情节之外，加上几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议论，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如詹宁斯太太的二女儿夏洛特，她凭着自己的美貌，嫁给了一心向上爬的帕尔默先生。有好多次，她当着众人面主动同丈夫搭话，丈夫全然不理睬她，她也毫不介意，只道是丈夫“真滑稽”。接着，作者写道：“谁也不可能像帕尔默夫人那样绝对和和气气，始终欢欢乐乐。她丈夫故意冷落她，傲视她，嫌弃她，都不曾给她带来任何痛苦；他申斥她、辱骂她的时候，她反而感到其乐无穷。”在帕尔默夫人看来，女子嫁人，不过是为了归宿和衣食之计，至于丈夫是否把她当人看待，那是无关紧要的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妇女的可悲命运。

从布局上看,《理智与情感》包含着两个“三角”关系,故事可谓错综复杂,但作者始终能妥帖安排,作品看起来浑然一体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小说中,一个异样的表情,一个偶然的举动,都寓有一定的含意,引起读者的关注。例如第一卷第十三章,布兰登上校正打算带领众人到惠特韦尔游览,突然,他收到一封信,“一看姓名地址,脸色唰地变了”。随即,他也不肯道明缘由,便匆匆赶到伦敦。又如第十五章,本来同玛丽安打得火热的威洛比,突然一反常态,冷冰冰地来向玛丽安一家道别,只说是“到伦敦去出差”。作者利用偶发事件制造悬念,使读者急欲看个究竟。

对话,是文学创作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材料和基本手段。简·奥斯丁的对话鲜明生动,富有个性,读来如闻其声,如见其人,难怪评论家常拿她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。在《理智与情感》中,露西听说埃丽诺把爱德华视为“心上人”,赶忙告诉埃丽诺:她自己早已与爱德华订了婚。尽管她是打着向“知心朋友”讲“私房话”的幌子,但是透过她那矫揉造作和洋洋得意的语调,读者可以直窥她那自私、狡诈的心灵:原来,她对埃丽诺信任是假,刺激是真。再看约翰·达什伍德,他张口是钱,闭口是钱,就连向妹妹们告别,也“祝贺”她们“不费分文就能朝巴顿方向做这么远的旅行”,生动逼真地表现了他那吝啬、贪婪、冷酷的性格特征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读简·奥斯丁的小说,确能“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”(鲁迅语)。

简·奥斯丁的小说取材于一个“三四户人家的乡村”,天地虽然狭小了些,但却是个森罗万象、意味无穷的世界。

2016年修订

Chapter 1



1

达什伍德家在苏塞克斯¹定居，可有些年代了。家里置下一个偌大的田庄，府第就设在田庄中心的诺兰庄园。祖祖辈辈以来，一家人一直过着体面日子，赢得了四近乡邻的交口称誉。已故庄园主是个单身汉，活到老大年纪。在世时，妹妹长年陪伴他，替他管管家务。不想妹妹早他十年去世，致使府上发生巨变。为了填补妹妹的空缺，他将侄儿亨利·达什伍德一家接到府上。亨利·达什伍德先生是诺兰田庄的法定继承人，老达什伍德打算把家业传给他。这位老绅士有侄儿、侄媳及其子女做伴，日子过得倒也舒心。他越来越喜爱他们。亨利·达什伍德夫妇不仅出自利害关系，而且由于心地善良，对他总是百般照应，使他过着他这个年纪要多舒适有多舒适的日子。而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也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乐趣。

亨利·达什伍德先生同前妻生下一个儿子，同现在的太太生了三个女儿。

1 苏塞克斯 (Sussex)：英格兰东南部旧郡名，现已划分为东苏塞克斯、西苏塞克斯两个郡。

儿子是个踏实体面的青年。当年他母亲留下一大笔遗产，到他成年时有一半交给了他，为他奠定了殷实的家底。此后不久，他成了亲，又增添了一笔财产。所以，对他来说，父亲是不是继承诺兰田庄，远不像对他几个妹妹那样至关重要。这几个妹妹假若不依赖父亲继承这笔家业可能给她们带来的进益，她们的财产便将微乎其微。她们的母亲一无所有，父亲仅仅掌管着七千镑，而对前妻另一半遗产的所有权只在生前有效，他一去世，这一半财产也归儿子承袭。

老绅士死了，开读遗嘱，发现跟其他遗嘱一样，叫人既高兴，也失望。他并非那样偏颇无情，还是把田庄传给了侄儿。但是，因为附有条件，这份遗产便失去了一半价值。本来，达什伍德先生想要这笔财产，只是顾念妻子和女儿，而不是为自己和儿子着想。但财产却偏偏要世袭给他儿子和四岁的孙子，这样一来，他便无权动用田庄的资财，或者变卖田庄的珍贵林木，来赡养他那些最亲近、最需要赡养的家眷。为了那个孩子，全盘家业都被冻结了。想当初，这孩子只是偶尔随父母亲到诺兰来过几趟，跟其他两三岁娃娃一样，也没有什么异常逗人喜爱的地方，大不过正牙牙学语，禀性倔强，好恶作剧，爱大吵大闹，却博得了老绅士的欢心。相形之下，侄媳母女多年关照的情分，倒变得无足轻重了。不过，老人也不想太苛刻，为了表示他对三个姑娘的一片心意，好歹分给了每人一千镑。

达什伍德先生起初极为失望。他性情开朗，满以为自己多活些年岁，凭着这么大的一个田庄，只要马上改善经营，省吃俭用，就能从收入中攒下一大笔钱，然而，这笔迟迟到手的财产在他名下只持续了一年工夫，因为叔父死后不久，他也一命归天，给他的遗孀和女儿们留下的财产，包括叔父的遗产在内，总共不过一万镑。

当时，家人看他病危了，便打发人去叫他儿子。达什伍德先生竭尽最后一点气力，向儿子做了紧急交代，嘱托他照应继母和三个妹妹。

约翰·达什伍德先生不像家里其他人那么重感情。可是，此时此刻受到这般嘱托，他也深为感动，答应尽力让她们母女生活得舒舒服服的。父亲听到这番许诺，便也放宽心了。一时间，约翰·达什伍德先生有空算计起来：若是精打细算，他到底能为她们尽多大力量。

这位年轻人心眼并不坏，除非你把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视为坏心眼。总的说来，他很受人尊敬，因为他平常办起事来，总是十分得体。他若是娶一个和蔼一点的女人，也许会更受人尊重，甚至他自己也会和蔼一些。无奈他结婚时太年轻，太偏爱妻子了。不过，约翰·达什伍德夫人倒也活像她丈夫，只是更狭隘，更自私罢了。

他向父亲许诺的时候，心里就在盘算，想给他妹妹每人再补贴一千镑的收入。当时，他确实觉得这是他力所能及的。他除了目前的收入和母亲的另一半遗产以外，还可望每年再添四千镑。一想到这里，心里不禁热乎乎的，他认为自己可以慷慨一点。“是的，我可以给她们三千镑，这多么慷慨大方啊！可以确保她们安安生生地过日子啦。三千镑呀！我可以毫不费劲地省出这么一笔巨款。”他整天这么想着，接连想了好多天，一点也没反悔。

父亲的丧事刚办完，约翰·达什伍德夫人也不打个招呼，就带着孩子、仆人来到婆婆家。谁也无法怀疑她有权来这里，因为从她公公死去的时刻起，这房子就属于她丈夫了。不过，她的行为实在太不文雅，按照人之常情，任何一个女人处在达什伍德太太当婆母的位置上，都会感到很不愉快。何况，达什伍德太太是个讲究体面、爽快大方的女人，对这种唐突无礼的事情，无论是谁干的或者对谁干的，她都会感到深恶痛绝。约翰·达什伍德夫人在婆家从未受过任何人的喜爱，可是直到今天她才有机会向她们表明：在必要时，她为人行事可以全然不顾别人的痛痒。

达什伍德太太厌恶这种蛮横无礼的行径，并因此而鄙视她的儿媳。一见

儿媳进门，她就恨不得永远离开这个家。怎奈大女儿一再恳求，她开始考虑一走了之是否妥当。后来硬是出自对三个女儿的爱怜，她才决定留下来。看在女儿们的分上，还是不与那个做哥哥的闹翻为好。

大女儿埃丽诺的劝解奏效了。埃丽诺思想敏锐，头脑冷静，虽然年仅十九岁，却能为母亲出谋划策。达什伍德太太性情急躁，做事总是冒冒失失。埃丽诺为大家着想，经常出来劝阻。她心地善良，性格温柔，感情强烈，然而她会克制自己——对于这一手，她母亲还有待学习，不过她有个妹妹决计一辈子也不要学。

玛丽安各方面的才干都堪与埃丽诺相媲美。她聪慧敏感，只是做什么事情都心急火燎的。她伤心也罢，高兴也罢，都没有个节制。她为人慷慨，和蔼可亲，也很有趣，可就是一点也不谨慎，与她母亲一模一样。

埃丽诺见妹妹过于感情用事，不免有些担心，可达什伍德太太却觉得这很难能可贵。现在，她们两人极度悲痛的情绪，互相感染，互相助长。最初的那种悲痛欲绝的情状，一触即发，说来就来，反反复复地没完没了。她们完全沉湎于悲恸之中，真是哪里伤心往哪里想，越想越痛不欲生，认定这辈子就这么了结啦，谁来解劝也无济于事。埃丽诺也很悲痛，不过她尚能顶得住，尽量克制自己。她遇事能同哥哥商量着办，嫂子来了能以礼相待。她还能劝说母亲也这样做，请她多加忍让。

三妹玛格丽特是个快活厚道的小姑娘，不过由于她已经染上了不少玛丽安的浪漫气质，而又不像她那么聪明，处在十三岁的年纪，还不可能赶上涉世较深的姐姐。

约翰·达什伍德夫人如今当上了诺兰庄园的女主人，她的婆母和小姑们反而落到寄人篱下的境地。不过，这么一来，她待她们反倒文静客气起来。她丈夫对她们也和和气气的，他除了对自己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之外，对别人充其量也只能如此。他颇为恳切地请求她们把诺兰庄园当作自己的家。达什伍德太太觉得一时在附近找不到合适的房子，不如暂且待在这里，于是便接受了他的请求。

对于达什伍德太太来说，待在一个老地方，随时随地都能回想起昔日的欢乐，倒也再称心不过了。碰到高兴的时候，谁也没有她那样开心、那样乐观地期待着幸福的到来，仿佛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可是一遇到伤心事，她也同样胡思乱想，失去常态，同她高兴时不能自己一样，她伤心起来也是无法解脱的。

约翰·达什伍德夫人根本不赞成丈夫资助他几个妹妹。从他们小宝贝的财产中挖掉三千镑，岂不是把他刮成穷光蛋了吗？她请丈夫重新考虑这件事。自己的孩子，而且是独生子，他怎么忍心剥夺他这么一大笔钱呀？几位达什伍德小姐与他只是同父异母兄妹，她认为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亲属关系，她们有什么权利领受他这样慷慨的资助？众所周知，同父异母子女之间历来不存在什么感情，可他为什么偏要把自己的钱财送给同父异母妹妹，毁自己，也毁他们可怜的小哈里？

“我父亲临终有嘱咐，”丈夫回答说，“要我帮助寡母和妹妹们。”

“他准是在说胡话。那阵子，他十有八九是神志不清了，要不然他就不会异想天开地要你把自己孩子的财产白白送掉一半。”

“亲爱的范妮，他倒没有规定具体数目，只是笼统地要求我帮助她们，使



*"Why was he to ruin himself
and their poor little Harry?"*